



胥奇承建多个重大项目。

辗转各地架桥 闲时看书赋词 工地上的“高工诗人” 把钢筋水泥糅进诗里

“塔尖摇晃怒风号，谁放狂言不恐高。异响传来惊破胆，有人自若有人逃。”这是《塔顶竖转施工》里的惊险一幕。

“海岛如丸海浪高，火星四射雨潇潇。若非身上千斤担，谁愿伶仃洋里飘。”这是《工友》里的生活感慨。

“心中有诗，入眼皆有诗意。”在央企中交武港院高级工程师胥奇，因为初恋而爱上诗歌。十多年来，在捧回一本本工程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的同时，集腋成裘，近日出版了一本自己的诗集《草心集》。

1 项目感怀：大国工匠不辞劳

戴一副黑框眼镜，面容清瘦，发际线略有后延，30岁出头的胥奇在项目团队中并不显眼。但只要他一开口说话，总是充满诗意。面对再大的风浪，在他口中都会变成温柔的海风。

作为中交二航局下属中交武港院智能设备分公司的副经理、安全总监，胥奇主要从事的是桥梁特种施工中的顶推作业，通俗地说主要是将桥面的箱梁一步步吊装、顶推到位，达到完美合龙。从事建筑行业，风吹日晒，背井离乡在所难免。他一年有一大半时间在外，每次出差，都会在行囊里塞几本书。

他在湖南常德乡下出生长大，乡间生活赋予他灵气——云海浮沉、新红嫩绿、归燕呢喃都在他的笔下流淌成诗。

沌口长江大桥、沪苏通公铁长江大桥、马尾大桥、郑万铁路、珠海莲花大桥、济南凤凰路大桥、河南安罗黄河大桥、厦门第二东通道项目，再到如今的厦门第三通道项目，2016年研究生毕业入职以来，胥奇承建了很多国内外重大项目。

胥奇写的诗多半关于桥，关于路，他尤其擅长将江、海的环境与建设者

的情感融合在一起。“我喜欢写工程诗，享受这一创作过程，仿佛能超越时空与自己，与团队，与超级工程再完成一次入心的交流。”胥奇笑道。

承建重大工程，他常会喷涌豪迈之情，如《沌口感怀》中的“桥面乌烟射火星，寒云冷月夜通明”；《凤凰路黄河大桥登高》的“星垂四野洒孤光，天上黄河接大荒”；《安罗黄河特大桥智能化步履式顶推技术》中的“大国工匠不辞劳，沙起黄河风似刀”。

工地给了他灵感，他的诗歌则赋予了项目新的生机。

4 砥砺前行：仁者乐山，匠者乐桥

写诗是生活的调味品，他的本职工作是在工地上“搬砖”。“要搬砖就搬最大的那一块！”胥奇常说，他嘴上极少谈到难处，每一步的成长都能在诗里找到答案。厦门第二东通道吊装施工面临海上风浪的挑战，胥奇团队通过模块化设计理念，研发重560吨的自动变幅专用吊具，适用多种类型钢箱梁截面变化，被项目部称为“海上变形金刚”。“潏潏水天成一色，风浪惊起鼉龙”，简单两句，描绘了团队奋斗的“超级成果”。

“特种作业就如同在‘刀刃’上行走。”胥奇告诫团队成员，对于细节问题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就这样，大家对现场的施工细节可谓锱铢必较，小到一块夹片、一个传感器甚至一根通信线也不掉以轻心，检查无误后方进行下一步工序，保障万无一失。如同他在诗中所言：“主控高台人稳坐，万吨起落若鸿毛。”

一天傍晚时分，胥奇漫步在厦门第二东通道岸边，看着水中摇曳的月光和不远处灯火通明的施工作业区，意兴阑珊。他写道：“任海风之拂袂，动思绪以无穷。一生筑以几桥，一桥而经几冬。是谓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，而匠者乐桥乎？”

据《楚天都市报》

2 工地生活：座中兄弟半单身

“刚开始在工地写诗的时候，是想记录项目生活，打发时间。慢慢地我就从创作中获取了一种坚持的力量，它陪伴和支撑着我和我的团队走过了这段时光。”胥奇说。

“我不仅是胥经理的工作搭档，更是他的诗迷！”厦门第二东通道墩台及钢箱梁吊装、调位项目安全负责人卢涛说，他已跟着胥奇历练7年。

卢涛说，刚接触胥奇时，都会觉得他和别人“格格不入”。大家休息时间

都是刷抖音、打游戏，而胥奇却在看书，经常还读古诗词，竟然还搞创作，同事们都惊呼他是“古人”。

随着胥奇的诗越写越多，越写越接地气，项目团队慢慢习惯了，并很乐意接受他的诗赋熏陶。“工作时难免疲惫，收工后读上几首胥经理的诗作，整个人都感觉轻松愉悦了起来。”卢涛说，团队成员常在闲暇时聚在一起，一边打趣，一边品读胥奇的一些新作。

“海岛如丸不见村，座中兄弟半单

身。修桥人似风无迹，更似无根海上云。云欲散，酒微醺。每谈对象靠相亲，九零靓仔寻初恋，早有零零已二婚。”胥奇写的这首《鹧鸪天》，便记录了在伶仃洋大桥东锚碇生活区520座谈场景。

“嗡嗡作响，一命呜呼粘在掌。接二连三，挥去还来睡不安。开灯坐起，长袖狂喷花露水。何必贪婪，你欲加餐我也难。”这首《减字木兰花·蚊子》，是他对工地生活的自嘲……

3 诗赠爱妻：相思如月又新悬

胥奇本科是工程管理专业，研究生是结构工程专业。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理工男，爱上写诗，源自于初恋。

“那时候我读高中，初恋是我同学，我想玩浪漫，模仿纳兰容若写一些诗词送给她。”回忆起当年的美好，胥奇的脸上浮现出笑容。

上大学之后，两人开始了异地恋，写诗更频繁了。胥奇试着把自己写的诗发在校园论坛上，不料被网友“骂

得狗血淋头”。

“有一天，论坛上的一位网友严厉批评了我，说我根本不懂格律，写得不伦不类，只是凑字数。《蝶恋花》其实是《蝶恋‘狗’》。”胥奇说，正是这位网友的批评，让他开始虚心学习诗词。

大学期间，他几乎借阅了校图书馆里的各类诗词书籍，认真研究诗词的格律、韵，同时大量阅读苏轼、辛弃疾、晏几道、周邦彦、姜白石等古人作品。后来他

写的诗词逐渐获得论坛网友认可点赞。

曾经的初恋，现在已成为他的妻子，两人深爱如初。工程人常在外奔波，想家了，胥奇就会写诗表达对爱人的思念：“残红满地。又被风吹起。案上新词涂一纸。剩得相思二字。”“万顷沧波人不寐，相思如月又新悬。”

在胥奇的影响下，妻子也爱上了诗词，时常写一些唱和之作。才子佳人，令人艳羡。



胥奇

43年前父亲抱我拍照处还在吗？

近日，北京网友张凌(化名)在社交平台发帖询问，“老南京人，这个位置还在吗？”配图是父亲抱着四岁半的她在南京长江大桥留影的黑白老照片。如今，张凌的父亲去世已经两年多，她想去昔日两人合照的地方再次“打卡”，得到了评论区数百位热心网友的“指路”。

11月22日，张凌和妹妹张玉(化名)前往南京长江大桥，找到当年拍照的地方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她们讲述了这趟时隔43年的“故地重游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张凌的父亲带着全家从东北满洲里搬去内蒙古，在某中学担任团委书记。张凌回忆，父亲和学校里的几位教师商量后，决定带孩子们去大城市拓宽视野、增长见识，于是申请组织了一场游学夏令营。

张凌记得，1981年夏天，那支师生游学团浩浩荡荡乘着火车前往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苏州等城市，时间长达一个月。夏令营中年龄最小的参与者，就是当年才四岁半的张凌。父亲把她带上，是想让她也“见见世面”。张凌告诉记者，当时他们一行人将南京长江大桥从头到尾走了一遍，还前往中山陵等地拍照留念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2022年的一个晚上，正包着包子的父亲，突发心脏病倒地去世。2023年，与病魔斗争二十几年的母亲也病逝。前阵子翻老照片时，姐妹俩商量，“要不然就去趟南京吧，去父亲去过的地方，咱们再拍一组照片。”

11月22日，按照网友们的温馨提示，姐妹俩选择中午人少的时候，打车前往南京长江大桥附近，又步行抵达老照片上的同款位置拍照，“没走弯路”。她们还特意在同一地点，分别拍了一张黑白和彩色照片，形成强烈对比。当天，她们还去了中山陵。在那里，她们偶遇北京人大附中的游学团。张凌感触很深，仿佛穿越时光，看见

当年父亲和老师们带队游学的画面，“我们当年也是这样，来这里瞻仰孙中山先生。”

姐妹俩说，四十多年前，由于物资匮乏和技术限制，老师们凑钱买胶卷，向学校借相机，坐绿皮火车出行，返回后再去照相社冲印，才能给孩子们留下照片。如果父亲能看到这些新拍的照片，一定会很开心。妹妹张玉当年才一岁多，没能跟着父亲和姐姐一起来南京，照片中的父亲已被时光带离人间，但照片背后的故事不会磨灭，“照片美与丑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值得记录的那段回忆。当你了解照片背后的故事，便会觉得这张照片有了不同的意义。”

据《扬子晚报》